

林德基—來自緬甸的蘭陽作家

訪問時間：2021 年 11 月 6 日

訪問地點：林德基先生宜蘭住處

訪問人：黎浩琮

紀錄：高筱婷



原生家庭與成長經驗

我是 1947 年（民國 36 年）出生於緬甸仰光，祖籍福建安溪。父母都是福建人，父親的名字很像女孩子叫林玉蘭，母親叫胡金蓮。據說父親家在福建是賣豆腐的，依據「旅緬外僑身分證」的資料，父親於 1936 年 2 月 19 日自廈門抵達仰光。根據我妹妹陳述，母親不是緬甸土生土長的華人，小時候在新加坡住過，曾提到新加坡仍有胡姓叔伯兄弟，但母親已對新加坡人事地的印象模糊。

我們家住在仰光 17 條街 54 號 3 樓，家裡有經營一家小店，店面開在 17 條街 77 號。母親曾說我小時候不好養育，常常生病。她曾經抱我到觀音亭祭拜觀世音菩薩收為契子，求菩薩保佑平安成長，要我叩謝觀音媽養育之恩，不時在我脖子掛上從觀音亭求來的平安符。



圖 2-5 襁褓中的林德基與母親合影



圖 2-6 林德基先生 5 歲照片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 dj.lin>

早年，父親曾與朋友合夥代理銷售大陸與香港商品，後來自己經營汽水與冰品。老家的店面還算寬敞，童年夥伴在店裡玩「家家酒」，中學同學也會來店裡天南地北閒聊、大喝汽水。隔壁咖啡店的雞蛋煎土司，塗上椰子果醬的味道，至今難忘。當年老店以大櫥櫃分前後二區，前區為營業場所，後頭是我的天地，有書桌書架及小木箱鋪成的床，還有一臺菲立浦收音電唱機。在這個空間裡，我可以囫圇吞棗地翻閱各類舊書刊，養成剪貼嗜好，播放黑膠唱片，收聽雲南人民廣播電臺和澳州、馬來西亞電臺的華語節目，記住了馮玉奇、張恨水、巴金、魯迅、徐訏、曹聚仁的名字。還好，「雜食」沒有讓我思想左傾。

父母養育我們兄弟姊妹九個人，負擔沉重、經濟拮据。我作為兄長，讀完仰光華僑中正中學一年級後，母親希望我休學找一份工作。當時，我並沒有立即休學。因為思索休學的問題，引起了父親對我的注意，他以為我缺少零用，額外給我九元緬幣當零用錢。父親的愛，令我淚水奪眶而出。1962年（民國51年）10月28日，我下定決心拜託幾位朋友找工作。



圖 2-7 1965 年林氏一家合影於仰光（後排正中間為林德基先生）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 dj.lin>

雖然父親堅持要我繼續讀書下去，但是我還是在 1963 年（民國 52 年）2 月辦好休學，到仰光寰宇書店工作，當時我的薪水是每個月 110 元緬幣。在書店工作期間，我接觸了許多大陸 30 年代和香港當代的書。由於員工買書有折扣，我大部分薪水都「還給」書店了。我離職後，有與朋友吳權君等人成立「時潮文友社」，油印發行文藝刊物，廢寢忘餐翻閱各類中國古典通俗小說、港臺文藝書刊和影藝雜誌。



圖 2-8 寰宇書店（左一為林德基先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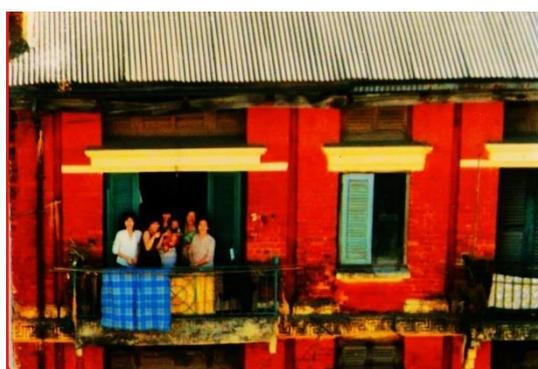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-9 林德基先生老家「走馬樓」陽臺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 dj.lin>

排華見聞與母校追憶

剛開始政變的時候，記得當時我還在書店工作，聽到廣播說所有商店都要收歸國有，書店老闆也說準備把店收起來。我在 1964 年（民國 53 年）3 月 19 日的日記寫到：「放工回家，路上見許多商店都有士兵把守，不覺驚嚇萬分，到家始知緬甸政府已下令將三千多間批發商店收歸國有」。

接著就是換鈔政策，這才是最有影響的。5 月 17 日晚上七時，電臺廣播宣布政府廢除百元與五十元大鈔票的合法使用，需換成新鈔，並規定只能兌換五百元，違反者判 10 年徒刑或死刑，當時持有這兩種大鈔的華僑都破產了。我們那時候也有聽老人家講，有哪位華僑跳樓或自殺。不過緬甸最嚴重的是 1967 年（民國 58 年）的排華事件（六二六事件），但那時我已經來臺灣了。

我的母校仰光華僑中正中學在 1964 年（民國 53 年）4 月遭到尼溫政府收歸國有，那年我就讀的高中畢業班「重建班」，是學校唯一的中文學程班級。我們中正中學校長有爭取保留最後一屆的學生，在校生可以順利畢業。因為我高二那一年沒有讀，聽說可以回去讀書，就趕快回去學校申請插班讀高三，也就搭上最後一班車。這中間的過程，提起來慚愧，我在中正中學僅讀了高一、高三兩學年，申請回臺灣升學的高二成績是「造出來的」。

我們中正中學都是用臺灣正中書局的教材上課，跟臺灣的課程一樣，只是多了緬文課。學校有一位簡會元老師，負責教導國文、歷史，讓我對「文史」有了興趣。簡老師用「司馬牛」筆名投稿報社文章，當年我每天在報紙看到老師執筆的「自由談」專欄，好生羨慕，於是也有了從事媒體工作的念頭。



圖 2-10 仰光華僑中正中學校門



圖 2-11 仰光華僑中正中學重啟班合影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 dj.lin>

跌跌撞撞的來臺經歷

高中畢業了，理應就業分擔家計，怎能再添加家庭負擔，遠走高飛？但在我父親及親友的支持下，還是寄上回臺灣升學的申請表。最初我申請就讀師範大學，原因是師大有公費。第一次申請因成績不合格遭剔除退回，那段時間眼看同學都忙著準備回臺灣深造，我感到很沮喪、很懊惱，躲著親友怕被問到：「什麼時候回臺灣」。悔恨自己無法跟上，更不甘心終老異國他鄉。

退件後，學校再度「修正」成績，我獲改分發僑大先修班。當年從緬甸回臺灣所需經費，約緬幣三千元，對我家而言費用相當昂貴。幸得父親一位友人白文尚的幫忙，他與父親同鄉（福建安溪人），當時出面向鄉親募得八百元，家裡也變賣首飾，勉強湊數讓我成行。

1965年（民國54年）10月16日上午十時三十分，我和莊明輝、林煥如、陳國華等十位重建班同學，走進仰光機場的出境廳等待登機，離開緬甸。我們在香港九龍停留一夜後，十七日下午一時三十分抵達臺北松山機場。當天傍晚，與同學在師大學生活動中心休息時，我找不到隨身攜帶的十磅英鎊匯票，帶來準備變賣的象牙製品也不見了。我在臺灣的第一天，頓時身無分文。幸好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從香港搭機飛臺灣途中，飛機上有人告知只要填寫一張有攜帶一部機車的表格，就可以領二千元新臺幣。我糊里糊塗的填了，真的拿到了錢，也就用這筆錢這臺灣「起家」。



圖 2-12 1965 年林德基先生搭乘的泛美航空班機



圖 2-13 1965 年林德基先生（後排正中間）於仰光機場與同學合影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 dj.lin>

國際大熔爐－僑大先修班

僑大先修班有馬來西亞、香港、韓國、越南、印尼來的僑生，就像一座大熔爐。僑大有兩間宿舍，一間寢室有三十幾張床，就跟阿兵哥的一樣，大通鋪的那種，各國僑生都睡在一起。那時候大家都年輕，一回生二回熟。當然一開始緬甸來的自己在一起，韓國來的自己在一起。

剛開始來的時候非常想家，因為我們是辦單程出境，永遠不能再回到緬甸。所以我們緬甸來的跟印尼比較合得來，因為都是排華過來的。像馬來西亞、香港、泰國來的，就感覺比較高貴一點。僑大先修班附近只有一家蘆洲戲院，印象中有去戲院聽過鄧麗君唱歌。不然假日就去爬觀音山，或是去淡水郊遊。



圖 2-14 1965 年林德基先生於僑大先修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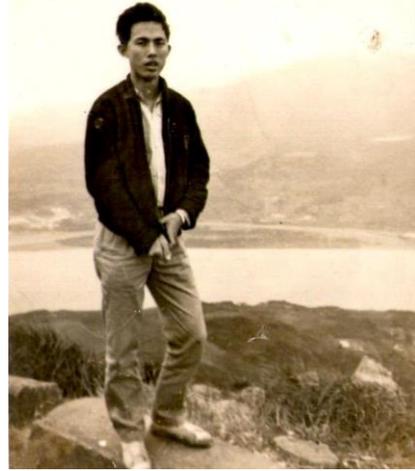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-15 1966 年林德基先生於觀音山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dj.lin>

窮苦的政大生活

當年從緬甸、印尼等地區回臺灣升學的僑生，政府有公費補助。1965 年（民國 54 年）核定的公費是每個月一百八十元。但是我回臺灣後，不懂得節制，大學生活一直是靠借貸度日，也曾到當舖典當手錶、西裝、母親給我的戒指，應付生活所需。1966 年 8 月 19 日，我獲得分發第一志願政治大學新聞系，不過很快就為開學的註冊費傷腦筋。幸好謝夏言校長（仰光中正中學校長）借了我七百元，簡會元老師（仰光中正中學教師）也親自拿了八百元拿到師大來。師長的厚愛至今讓我難忘，尤其簡老師又陸續資助我完成學業，恩重如山。



圖 2-16 林德基先生（後排左四）與政大第五宿舍同學、徐教官合影



圖 2-17 林德基先生於政大第五宿舍草地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dj.lin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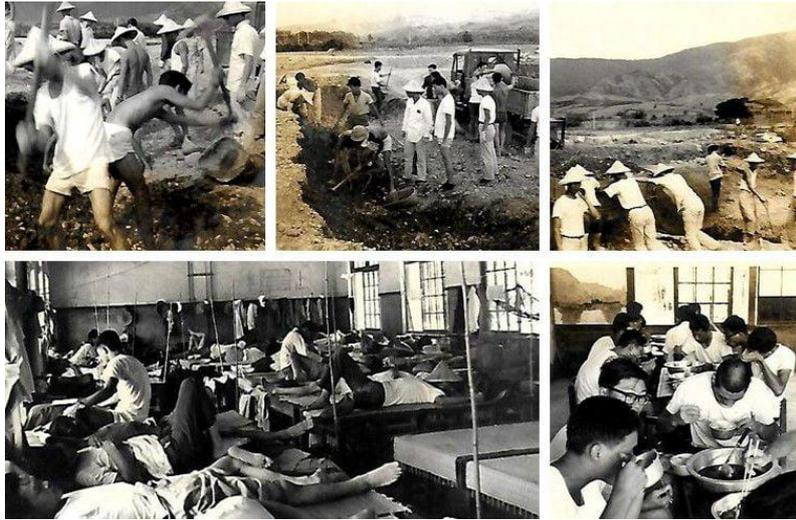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-18 暑假工程建設隊照片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 dj .lin>

剛回來的時候，很多人會把僑生當作比較特殊的群族，但現在已經不在學校裡面，就沒辦法了解後來的變化。比如說以前是封閉的社會、查禁書刊，很多 30 年代的書不能看，像魯迅的書不能看。還有本地生會好奇跑來問我，你在海外有沒有看過魯迅、巴金的書。那時候這些都是匪書，如果你有一本的話，馬上就被檢舉了，白色恐怖就是這樣子。

自政大新聞系畢業後，我在臺中坪林第三新兵訓練中心當了一年預官排長，與臺中、彰化、雲林三縣子弟兵結緣。記得退伍不久，立即就接到教育召集令到桃園三個禮拜，接續點閱召集也年年召，之後再獲召戰地政務受訓，可說是軍教「中獎率」超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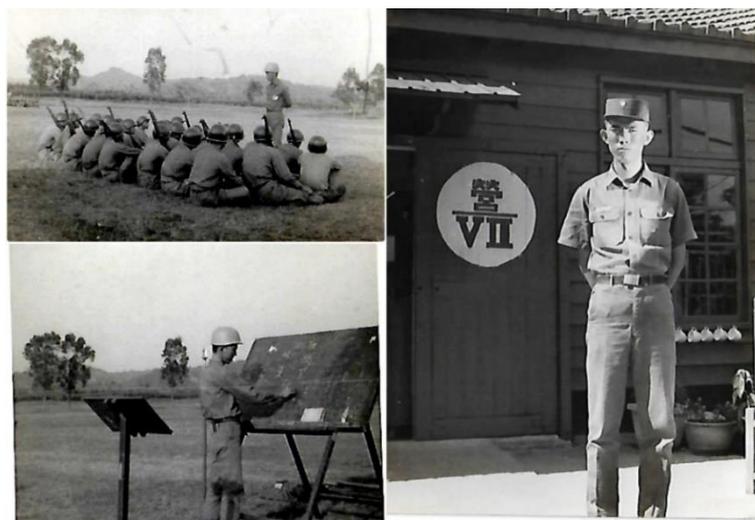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-19 林德基先生預官時期照片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 dj .lin>

中央日報的守望者

本來當完兵時，中正中學的同學葉影娥因為在平溪國中教書，跟我說他們缺很多老師，問我要不要過去教書。他們的校長也同意了，拿了聘書過來。但我覺得讀了新聞系四年，去教書感覺不太適合。然後我就跟政大新聞系主任討論，系主任就說要不然寫個推薦信給中央日報，讓我去應徵看看，我就這樣到中央日報上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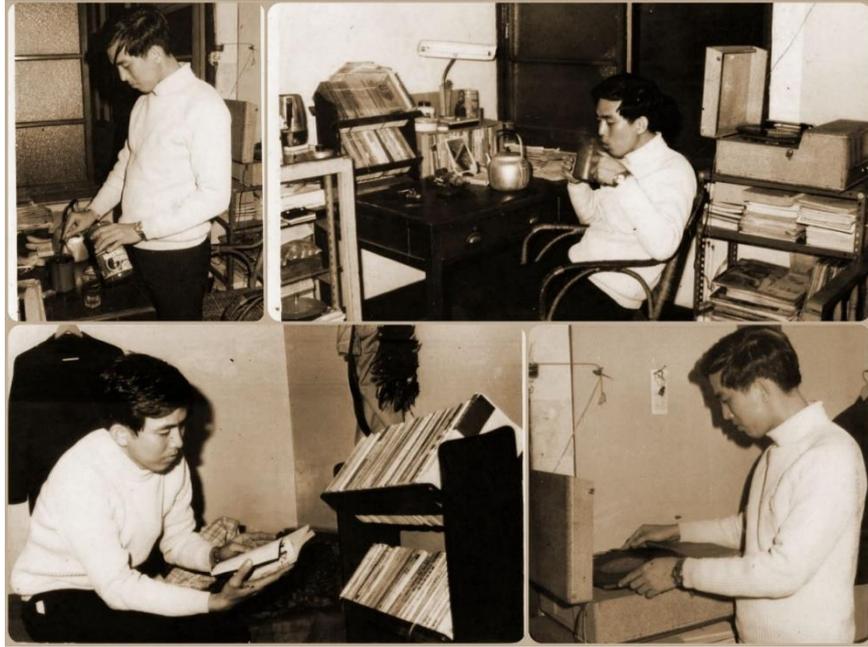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-20 林德基先生於臺中四維街住處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dj.lin>

1970年（民國59年）我進入中央日報，擔任派駐臺中市記者四年。在臺中當派駐記者時，自己租房子，住在舊臺中市政府後面、臺中女中附近的四維街。每天騎機車跑新聞，社會新聞就跑警察局，文教新聞就跑學校、教育單位、文化局，醫療衛生新聞就跑醫院、衛生局，大概分這些路線。我那時候全部路線都包，也算是很好的基礎訓練，但我還是比較喜歡以政府機關為主。晚上回住處打發時間，打開壁燈，泡一杯咖啡，借同事的電唱機播放唱片。那時我就聽「梁山伯與祝英臺」小提琴協作曲了，是同事的朋友帶來的唱片，也走遍臺中唱片行尋找「民謠」唱片，還記得常逛中央書局。

1975年（民國64年）我從臺中市調到宜蘭縣擔任召集人、特派員。當時宜蘭有缺人，上司認為我在臺中的表現也還可以，問我要不要過來宜蘭。因為那時候當記者的一定要升級，當上特派員就等於說，假如報社下面有五個記者，特派員就是管理這五個記者的頭。

我本身在中央日報工作，因為是國民黨的黨報，立場上比較保守一點。上司大多抱持老觀念、老思想，只要求不要做錯就好，認為國民黨不倒、中央日報就不會關門。到後期黨外勢力崛起以後，中央日報根本就沒辦法應付。他們哪會想到有這麼一天？我派來宜蘭的時候，黨外勢力已經開始發展，後來陳定南當選縣長，宜蘭可說是黨外的民主聖地。

我身為中央日報的記者，在這個氛圍底下工作，當然有點辛苦。第一點，黨外看到你是黨報記者就會有點排斥、有距離感。第二點，中央日報的經營方針，不懂得從報紙內容做起，只要求多拉廣告，不曉得地方環境已經有巨大變化。已經全部都是黨外的，要跟誰拉廣告？誰要看你的報紙？1988年（民國77年），臺灣政經環境改變，各大企業紛紛瘦身，我在中央日報以二十七年的工作年資，接受報社優退鼓勵，自請退休。



圖 2-21 林德基先生（右一）採訪蔣經國



圖 2-22 林德基先生（右二）採訪前臺灣省政府主席林洋港



圖 2-23 林德基先生（舉手指黑衣男）採訪
時任宜蘭縣長游錫堃



圖 2-24 林德基先生（左二黑衣男）於宜蘭
縣新聞記者公會寫稿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先生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 dj.lin>

父親逝世、往返臺緬兩地

我在 1976 年（民國 65 年）在宜蘭縣政府認識我太太，在宜蘭娶妻後養育子女四人。剛開始我有寄一些報紙回去，因為緬甸那裡沒有中文報，但是寄回去常常都收不到。還有寄一些臺灣民謠唱片回去給我母親，他們都很喜歡聽福建民謠、臺灣民謠。

1990 年（民國 79 年），我辦妥父母返臺定居的手續，二十五年未見面的母親在那年四月回到臺灣，父親則因病以及在緬申辦手續繁瑣，無法同行。1990 年 9 月下旬，母親需要返回緬甸照料父親，我陪同母親到泰國曼谷機場，當時緬甸尚未開放觀光，我沒辦法入境緬甸。



圖 2-25 1990 年林德基先生與母親胡金蓮
泰國合影



圖 2-26 1990 年代林德基先生與妻兒、母
親胡金蓮緬甸合影

圖片來源：林德基先生臉書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dj.lin>

半年後，緬甸開放觀光，我在離家二十六年後重回緬甸，但是父親已經在那年二月病逝了。本來也有寄一些宜蘭名產回去緬甸，最傷感的是我父親都吃不到了。本來要給他們過年的時候用的，結果變成我父親安葬的供品。我 18 歲來臺灣，跟父親在仰光機場一別，沒有想到是跟父親的最後一面。

緬甸軍政府開放觀光後，這二十年我常常回去。回到緬甸，覺得五十年前的老味道還是一樣，都還是老建築完全都沒有變。到翁山蘇姬時期才慢慢蓋大樓、百貨公司。心情就是如此，母親老了、弟弟妹妹都長大了。2018 年 7 月 2 日母親於仰光病逝，骨灰與父親在仰光十方觀音寺的納骨塔合爐。

寫作生涯回顧－緬甸與蘭陽文史工作

最主要是退休後時間比較充裕，創作生涯比較充實一點，有時間蒐集、整理資料。而且我在宜蘭這部分，有以新聞人身份做回憶錄「蘭陽紀事」的整理。以前為了感念簡會元老師（仰光中正中學教師）的助學之恩，師法老師文格，曾在宜蘭一家地方報撰稿，用簡老師在仰光《自由日報》撰稿的筆名「司馬牛」，寫了「蘭陽紀事」，前後寫了近三百篇。

現在重點放在個人的書畫、買書、圖書閱讀這些。緬甸華僑的部分，主要是以做補正為己任，現在緬甸研究很多都偏向共產黨，都是他們左派的資料，右派華僑的資料在緬甸幾乎沒有。比如說左派寫緬甸文化發展史，都沒有提到我們以前有創立「新潮文友社」，在報紙上辦刊物、做批判的評論。所以我一定要把這部分給填補起來，不要讓之後的人都是看左派寫的，也都抄他們左派的研究。

回首緬甸華僑的一生

假如緬甸沒有軍事政變的話，我想回來臺灣的緬甸華僑應該很少。政變讓很多人逃到海外，澳門、加拿大也有很多緬甸華僑，這些都是有歷史背景、特殊的環境造成的。軍人不下臺，緬甸不會好。像我們這一批「重建班」，都是當時軍政府統治下來臺灣的。現在緬甸又政變走向這條路的話，很多大學生都沒有書可以讀，等於把前面的努力成果，都給打垮掉了。

緬甸在臺灣應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。華新街是緬甸街，龍岡也是很多是緬甸過來的，南投也有清境農場，靈鷲山也是緬甸。我是比較特殊，都住在宜蘭。不過我入鄉隨俗，很快就適應了。臺北、木柵、蘆洲、宜蘭都算是閩南社區，我是福建人馬上就可以進入狀況。

算起來，我已經跟臺灣社會融合在一起、被同化了，也忘記自己是僑生。還好有當初緬甸回來的同學，大家常常聚在一起，勾起一些鄉愁，想起家鄉的食物、緬甸的料理。平常的話，都是跟著大家吃臺灣的滷肉飯。緬甸算是第二個故鄉，骨子裡面我還保持是緬甸人，外面的皮膚是緬甸華僑、中國人。